2023.6.12 星期一
主编｜罗安明 版式｜孙发强 检校｜李彪 陈伊蕾
海南日报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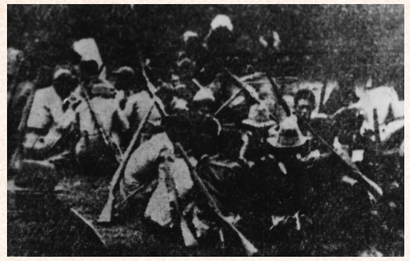
冯白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被周恩来同志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6月7日，纪念冯白驹同志诞辰120周年生平业绩展在海南省图书馆开展。该展通过大量历史图片、文字、实物、视频、造型，全方位展现了冯白驹同志为琼崖革命、为中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 冯白驹：琼崖革命的中流砥柱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

美合根据地纪念碑。

内洞山。



刊登在南洋报纸上的琼崖独立总队抗日战士。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冯白驹同志长期担任琼崖党政军一把手，率领琼崖人民孤岛奋战，创造了中国人民革命史上“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范例。这二十三年间，琼崖革命斗争的环境极其艰苦、复杂，有时甚至是非常险恶的，但他能够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带领军民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把革命斗争推向前进，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始终保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斗志，多次在琼崖革命低潮时期、困难时期力挽狂澜，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冯白驹（1903—1973）。

## 临危不乱，提议召开内洞山会议

“琼崖工作迭次受破坏，党的基础几乎完全塌台，各县虽有工作，但目前无法联系。”这是1929年8月2日广东省委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对琼崖革命形势的描述。短短几句话的背后，是无数琼崖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1929年2月和7月，由于叛徒出卖，位于海口市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两次被国民党军警破坏，除个别干部脱险外，绝大部分干部被捕杀害，黄学增、官天民等领导人壮烈牺牲。琼崖党组织因此失去了统一领导，各地党组织之间也失去联系，情况异常严重。

时任中共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首先得知这一消息，他认为，在特委领导机关遭受重大损失、革命遇到严重挫折之际，仅仅悲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振奋革命精神，尽快采取挽救措施。于是，冯白驹跋山涉水到位于定安县境内的母瑞山找到琼崖苏维埃主席王文明，向他汇报了上述情况，并提议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以便讨论研究重建特委领导机构和制定今后的斗争方针。冯白驹的提议得到了王文明和各县委同志的赞同和支持。8月中旬，琼崖各县代表联席会议在定安县内洞山召开，王文明抱病主持会议。与会人员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各县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确定了中共琼崖党组织当前应立足农村，坚持以农村为基地，积极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发展壮大工农红军和赤卫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的斗争方针。

由于王文明重病在身，难以坚持工作，经王文明提议，由冯白驹主持特委工作。内洞山会议是在琼崖党组织和红军处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召开的，是琼崖革命转危为安的一个转折点。会议重建了琼崖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确立了冯白驹在特委的领导地位，解决了领导人的交接班问题，并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正确方向，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 艰苦卓绝，母瑞山上坚持斗争

“山中有一种叫做假茼蒿的野菜，叶嫩柄脆，外形有点似菠菜。他们就靠这种野菜为基本口粮，称之为‘革命菜’。由于长期靠没油盐的野菜充饥，个个瘦得皮包骨，不少同志病倒了，有的拉肚子，有的染上了疟疾，大部分人都患了夜盲症和水肿病。26人中唯一比较健康的只有冯白驹一人。他经常带着轻病号给重病号找食物，觅野菜。”这是《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一卷对母瑞山革命斗争的记载。1932年8月，由于琼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冯白驹带领100多名同志转移到母瑞山坚持斗争，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有同志牺牲，最后只剩26人。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冯白驹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革命抱有必胜信心。他经常给大伙讲革命道理，还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生动活泼的文娱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坚定他们在极端艰苦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把同志们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当夕阳西下，夜幕笼罩母瑞山的时候，冯白驹带着大家开展文娱活动。王业熹用竹子做了一支笛子，背靠大树吹起清脆悠扬的曲子；冯白驹和妻子王惠周伴着笛音唱起了有海南地方特色的琼戏；符明经连忙用竹棍敲击着椰壳碗当小鼓。清风吹来，山间林涛涌动，岩壁发出回响，母瑞山似乎一下子焕发出盎然生机。大家帮腔和唱，载歌载舞，有时一直唱到天明。

冯白驹回忆母瑞山的艰苦斗争岁月时写道：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天要到来的。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恶劣的环境，没有任何的悲观失望。同时我们也认为老堡持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好办法，一定要下山去，进行工作，迎接新的斗争的到来！1933年4月，冯白驹终于带领剩余的20多名同志冲出重围，回到琼山老区，与坚持在各地斗争的同志一起，恢复党的基层组织，组建红军游击队。

## 机智沉着，粉碎日伪顽势力的围攻

1942年11月1日，日军调集第十五、十八特别警备队精锐部队约5000人，配备汽车、装甲车等快速运输工具，组成“讨伐军”，在近万人的伪自卫军的配合下，对琼文地区发动更加凶狠的“蚕食”和“扫荡”。敌人每进到一个村庄，先烧杀抢掠，摧毁抗日政权和组织，建立其据点及伪组织。还伐木毁林，修复公路，以“分割”“控制”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如咸来、树德、大昌、南阳、苏寻三、中税等地，敌人则将其划为“无人区”，疯狂地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军乘机纷纷出动，进行侧击，企图牵制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行动。仅在几个月的反“蚕食”斗争中，琼文抗日根据地就牺牲了干部战士400多人，咸来乡的乡干部和群众几乎被杀光。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冯白驹冷静地思考对策。他后来写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认为主要力量放在根据地内与日敌进行斗争，是难以达到粉碎日敌‘蚕食’阴谋的。”1943年3月18日，冯白驹和琼崖特委发出《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新指示》，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战略方针。即只留小部分力量继续坚持根据地的内线斗争，主力深入敌后积极展开外线作战。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是在琼崖抗日战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后，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和琼崖斗争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随后，冯白驹亲率第一支队一部向琼西挺进，取得了一连串战斗的胜利，先后在仁坡等地和日寇展开游击战，歼灭了大批日军有生力量，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并先后在位于琼山和澄迈交界处的儒万山、六芹山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1942年5月底至1944年春的反“蚕食”斗争中，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特委率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击毙日伪军1200余人，缴获机关枪27挺、步枪350多支，以及军需和弹药一批，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琼，为夺取琼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 实事求是，妥善处理『南撤』问题

1946年6月底，广东东江纵队北撤到山东。广东区党委考虑到东纵北撤后，国民党有可能加强对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的压迫和打击，为了保存力量，便提出让琼崖特委所属部队和地方干部向越南北部撤退。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张创回琼传达琼崖纵队“南撤”指示。这一指示事关琼崖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冯白驹又一次面临关键的抉择。

冯白驹和琼崖特委其他领导听了传达后，当即认真进行研究讨论，认为目前敌人正在向根据地疯狂“清剿”，严密控制着沿海港口和船只，贸然进行“南撤”，不但找不到那么多船只，即使有船，大部队在海上航行可能会遭到敌军舰、飞机袭击，有丧身大海的危险；即便能安全到达越南，今后要重新打回海南会更加困难。目前，敌人虽暂时强大，但我们有长期坚持孤岛斗争的经验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要紧紧依靠群众，又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就有办法坚持战斗下去。10月26日，冯白驹和琼崖特委主要领导人就“南撤”问题发电报请示中共中央：“……现在江南各省民众武装起来日益发展之时，我们不但不应大批撤退，且应展开工作，配合全国斗争。”中共中央10月30日复示琼崖特委：“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发展，你们《坚持自卫反击再决议》是正确的。”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极大鼓舞了琼崖党政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大家依靠自身力量打出新局面的信心。自此，冯白驹和琼崖特委更加大胆地坚持在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努力争取夺取全岛并向南路发展，最后配合全国军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琼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从1946年1月至10月对国民党全面军事进攻的自卫反击战中，冯白驹领导琼崖独立纵队进行了300多次大小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000多人。

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冯白驹领导琼崖纵队先后发起秋季、春季、夏季三大军事攻势，取得重大胜利，将长期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及解放战争引向战略进攻。

中共琼崖特委牙叉会议旧址。

琼纵司令员冯白驹（左）和副司令员兼春、夏季攻势总指挥吴克之在前线指挥作战。

海南解放后，渡海作战兵团和琼崖纵队首长在海口合影。前排左起：张池明、冯白驹、邓华、韩先楚、李作鹏。

20世纪50年代冯白驹使用的皮文件袋。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民国时期琼侨赠送冯白驹的怀表。

# 一封信背后的人民情怀

文\海南日报记者 张期望

“这确实是我父亲的字迹，父亲无论什么时候都忘怀不了家乡人。”在纪念冯白驹同志诞辰120周年生平业绩展现场，一封信让冯白驹的女儿冯尔曾驻足良久。

1965年4月，退休后回到海口云龙乡本礼湖村（现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红明居本礼湖居民小组）的丁绍周，写信给远在浙江担任省委委员、副省长的冯白驹，询问其生活状况，并向他要一张照片，准备放大挂在云龙新建的一座文化馆内。收到信后，冯白驹很快给丁绍周回信。

在回信的开头，冯白驹称呼丁绍周为“吾兄”，并详细介绍了自己孩子当时的状况。接着，冯白驹告诉丁绍周，自己的身体在1959年生病后“体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已处于半工作半养病的状态，说到这他还宽慰丁绍周，自己年纪大了，总是要“受自然法则支配的”。

得知丁绍周患肺结核，冯白驹叮嘱他调整心态，“安心养病”。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尽管当时两人都身体欠佳，冯白驹还是提醒丁绍周“对地方的革命事业，能关心的关心一些”。得知当时云龙面貌得到改观，并建了一座文化馆，冯白驹在信中说“远离故乡的我，是格外感到兴奋的”，并对故乡取得的各种建设成就表示祝贺。

但冯白驹拒绝了丁绍周要他寄照片以悬挂于文化馆内的请求，称自己“不敢领受”。在信的结尾处，冯白驹安慰丁绍周，称肺结核可以治，让其不要有太多顾虑，乐观面对，并说给丁寄去了一些治疗药物，同时让丁代他向杨秀春先生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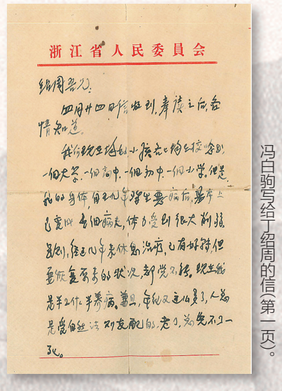
丁绍周是谁，为何冯白驹对他如此关切，称其为兄，并从千里之外给他寄药？这背后，是一段弥足珍贵的革命情谊。

1927年4月，白色恐怖笼罩在琼岛上空，时任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的王文明在接到上级指示后，紧急撤离至云龙乡本礼湖村，住在丁绍周家。海南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丁文介绍，当时中共琼崖地委之所以选择本礼湖作为临时落脚点，是因为该村位于丘陵地带外围，比较僻静，村里有良好的革命基础，丁绍周是中共党员，而且丁家横屋内建有地道，如遇意外，便于撤离。

不久后，冯白驹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返回老家长泰村。回到长泰村后，冯白驹很快获悉王文明正在找他。冯白驹将一同跟他回到老家的其他6人安顿好后，立刻前往丁绍周家。在丁家，冯白驹顺利见到了王文明。

作为一名进步青年，丁绍周于1926年入党，他是冯白驹在云龙高级小学的同学。冯白驹在信中提到的杨秀春，担任过云龙高级小学校长。不仅丁绍周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他的哥哥丁裔雄更是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牺牲时仅20多岁。

1951年8月，冯白驹回到本礼湖村，激动地对丁绍周说：“革命老区本礼湖是我的第二故乡。”他将授予丁裔雄烈士家属、刻有“功在人民”的牌匾交到丁绍周手中，并给村里每户人家都发放了慰问金。



浙江省人民委員会

冯白驹写给丁绍周的信（第一页）。